

◎盛世华光

# “我的命运和祖国关系密切”

李朝全



陈润富是一名香港青年，1986年生，祖籍广东梅州市丰顺县。他个子较高，戴副圆形眼镜，头发有点卷，长相相当英俊，说起话来不急不慢。他在深圳前海创办了富思传媒深圳有限公司。陈润富说：“我的命运和祖国关系密切。”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大批香港青年大学毕业后可以到内地来就职、创业。2008年，陈润富从香港城市大学数码视觉设计副学士毕业。毕业前，他就参与了香港上市公司华润零售集团包装设计比赛并获奖，2009年承接了华润零售集团华润堂项目内部孵化，成立了自己的富思工作室，为华润堂等多家大型企业提供专业品牌广告设计服务。

在此期间，陈润富接受新疆华凌集团邀请，赴东欧格鲁吉亚担任企业文化设计总监，参与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级海外建设项目。他还曾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亲身体验了内地一线城市的发展速度和快节奏。最终，他选择落脚深圳。因为这里距离香港很近，他可以时常回香港看望自己的父母；同时，深圳的创新活力强，科技感十分敏锐，是就业创业的一片广阔天地。

2019年的一天，陈润富接到了大学老师的电话，推荐他参加由香港设计总会主办、以前海深港设计创意产业园二元桥作为合作伙伴的“大湾区创业孵化计划2019”。凭借多年实战经验，陈润富的工作室在创业大赛中成功入选前50强初创企业，获得15万港币的创业奖励，并成功入驻前海，在前海注册成立了富思传媒深圳有限公司，由此开启了新的创业之路。

富思传媒的员工一共有7名。公司通过与国企包括深圳书城、新华书店和广州电车等合作，推出自己的伴手礼等文创产品，并通过销售文创产品获利。又与前海廉政监督局合作，开展公益科普展览活动。

陈润富设计的第一个创意产品是动漫IP角色苦狮，这是一只戴着醒狮头套就以为自己是狮子的老虎。他希望通过这个形象，带出小人物也能创造奇迹的狮子山精神。狮子山精神源自上世纪70年代香港电视剧《狮子山下》，该剧描绘了当时香港人生活艰辛，但仍咬紧牙关同心协力克服困难、最终成功的生动画面。同舟共济、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狮子山精神，代表了香港人奋斗拼搏的进取精神。

未来，他希望能结合新技术找到新的创意设计，推动新媒体项目落地。他也希望通过前海方面帮助引荐项目，推广他们制作的动漫，为香港青年的后来者树立榜样。

2019年，陈润富加入了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协会，担任深圳办事处主任，同时出任协会在深港青年梦工场创立并运营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中心副总干事。

作为一个草根家庭出身的青年，他觉得能获得一次在深圳创业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仅自己要好好珍惜，还要帮助更多像自己一样的香港青年到

深圳发展。在青创中心的运营过程中，他接触到了更多到深圳和大湾区开启梦想的港澳青年。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一批港澳青年和在香港就读的内地青年在前海创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中心。大湾区青创中心以服务国际及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为核心，汇聚深港两地的科技、产业、创投等资源，发挥专业化的科技企业孵化职能，为国际及港澳青年提供落地的创新创业服务。

2020年4月，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一栋新楼10楼对外发出入驻招募令。大湾区青创中心成功中标，随后迅速汇聚了一批从事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文化创意领域的港澳企业团队入驻，其中港企有32家。后来，络绎不绝地还有更多的港企希望进驻，可惜办公楼区已经饱和。

青创中心从创立伊始，就有大量内地青年和香港青年并肩作战，帮助更多的香港青年在前海成功实现创业梦想。青创中心不仅关心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还为他们提供周到的生活娱乐。2021年中秋节晚上，笔者在青年梦工场内散步，正巧看见了青创中心和梦工场事业部在大楼前举办青年中秋联欢会。大家欢聚在一起，唱歌，猜灯谜，吃月饼，聊天，交友，联欢交流。

青创中心又相继在北京、武汉、成都、海南等8个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和基地，将他们的运营服务延伸到了更多的内地城市，帮助港澳青年将走向内地的创业之路变得更为平坦顺畅。

## 二

在深圳前海，我又领略了香港青年余广滔靠养一种神奇的虫子吃垃圾造蛋白的创业传奇。

黑水虻是一种腐食性的水虻科昆虫，能够取食有机废弃物，如禽畜粪便、食品加工副产品和厨余垃圾，生产高价值的动物蛋白饲料。这种虫子有繁殖迅速、吸收转化率高、饲养成本低等优点，所以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

科学家还发现，黑水虻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非常高，将黑水虻添加到饲料中，可以提高饲料的质量。经过黑水虻处理过的粪便——虫沙可以作为优质有机肥。

余广滔选择黑水虻作为创业项目，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16年，

余广滔在从事国际贸易期间，有一次在飞机上看到BBC制作的纪录片《吃昆虫能拯救世界吗？》，讲述的是地球上每个人平均拥有40吨昆虫，如果这些昆虫蛋白质能取代传统肉类蛋白质，全球的粮食危机就有望得到解决。

这个纪录片让余广滔知道了“昆虫蛋白”这个概念。回到香港后，他查找资料，发现早在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推出了《可食用昆虫：食物和饲料保障的未来前景》报告，力推昆虫替代禽畜蛋白饲料的来源。余广滔便想到，这或许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创业方向。于是，他开始寻找生物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搭档创业。

2019年，余广滔在香港注册成立了茵塞普科技公司。公司的名字代表他们想创办一家蛋白质科技公司的愿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创办一家社会企业，通过昆虫生物处理技术，让人们看到昆虫蛋白的价值以及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性，从而让昆虫蛋白成为传统动物蛋白的替代蛋白之一。

余广滔他们为香港环保署设计了一个模块化项目，利用黑水虻处理香港禽畜养殖业的污染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这给了余广滔很大的信心。于是，他决定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追求自己最初的创业梦想。

余广滔1983年出生，祖籍广东阳江，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毕业后考上香港理工大学攻读理学硕士。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让余广滔对土地和农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也是促使他后来在创业时选择有机农业和昆虫蛋白这一领域的原因。当然，他现在从事的农业不再是父辈的那种传统农业，而是一种新型农业。

2009年硕士毕业后，在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创业过程中，余广滔既有人生财富也有成功，这都成了他丰厚的人生积淀。在生物科技这个创业项目上，他感觉找到了自己可以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情。

当时国家倡导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处理市场开始蓬勃发展。余广滔敏锐地意识到，垃圾分类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厨余垃圾收集，这就需要配套的处理能力，而昆虫生物技术能很好地实现绿色循环。余广滔认为自己赶上了政策的风口。

余广滔之所以选择在深圳前海创业，是因为之前他对前海的创业环境有所了解，知道许多香港青年来内地

创业的首选地就是前海，也了解到前海管理局的管理透明高效。因此，他们在2020年12月在前海注册了公司。

当天上午申请，下午他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和公章，还得到了很多配套政策，包括人才公寓、办公场地租金补贴等。2021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逐梦大湾区”节目对余广滔进行了专访，国内各大媒体陆续对黑水虻昆虫生物技术进行了报道，这对余广滔他们推广技术、寻找合作伙伴都有很大的帮助。2021年，余广滔被选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故事纪录片《湾区起跑线》的10名青年代表之一。

在前海管理局的推动下，茵塞普科技同固高科技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昆虫生物技术的整套设施设备系统和智能芯片控制系统。固高科技是亚太地区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业从事运动控制及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研发的高科技企业。茵塞普科技这样一家创业公司能“攀上”固高科技这样“高大上”的“亲戚”，归功于前海管理局牵线搭桥。

在前海管理局的支持下，茵塞普科技与华南农业大学联合成立了产学研项目。随后，他们又在东莞松山湖建设自己的示范园，还建立了自己的育种基地。

由于昆虫蛋白可以替代部分豆粕，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看，它可以减少进口饲料原料。

在跨境电商方面，茵塞普科技组建了专业团队。余广滔希望自己的品牌能够快速成长，每年能达到数百万美元的销售额，他相信这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目标。

目前，茵塞普科技所提供的一整套厨余垃圾处理解决方案，符合环保标准，全球领先。

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茵塞普科技还要将他们的整套系统实现人工智能化，他们有领先的生物技术，不少全球知名的昆虫生物技术专家都是茵塞普科技的顾问。余广滔希望能够走向东南亚，走向欧美，生产食品级的昆虫蛋白，为人类解决蛋白质供应的问题。

在前海生活和工作，余广滔感到很惬意，因为这里有许多人性化的服务。余广滔在从事国际贸易期间结识了他的太太田爽。田爽是北京人，有十几年的创业经验。她主动放弃了丈夫原有的公司，来到深圳加入了丈夫的团队。他们已有两个男孩，一个5岁，一个3岁。余广滔在前海创业公司后不久，一家人就从香港搬到了深圳，在前海基金小镇租了房子。他发现，前海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很舒服。

余广滔两个孩子都在北京出生，他们一家2020年搬到前海居住，现在孩子就在附近上学，加上前海的配套教育资源好，这给余广滔一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他们夫妇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余广滔对前海的支持和帮助一直心存感激。

每天早上6点多，余广滔便起床，陪孩子吃饭，再送孩子去学校。晚上工作到7点回家，陪孩子。这样他就可以平衡好工作和生活。这样的生活，让他心里很踏实，也很愉快。



唐荣尧

## 戈壁滩上的葡萄园

色。劳作者的脚印和笑脸是这里每一株植物最好的肥料。

从沿山公路踏进树林，密集的林木让我恍如进入江南园林，不时有兔子或松鼠从林间蹿出，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还栽种着不少热带、亚热带植物；水被提灌引进凹坑后，形成了8个人工湖。湖边，从贴着水面生长的芦苇到马兰再到垂柳，构成了一幅绿色的立体画卷，框内是如镜般的湖水，远处的贺兰山倒影映照在这块镜面上。

沿着用当年砂石场上废弃的石子铺就的路面而行，沿途见到的酒庄、休闲庄园等建筑的地基和墙体，都是利用采砂后剩下的石头筑成的。岁月无语，唯石能言，这些石头无声地记录了当初破坏生态的行为。

路两边依次是银杏、杨树、柳树、椿树、槐树、红柳、冰草等，随着海拔提升，树木的密度在递减。葡萄园就在山上的中间位置。盛夏时节，阳光毫不吝啬地照在这片土地上，不时看见戴着头巾、遮阳帽的女人、男人，在葡萄园里浇水、喷药、修剪、除草。一棵葡萄苗，一旦被栽种下去，对葡农来说，就像开始养一个孩子，每个时间点上都有不同的呵护。葡萄苗出土时，葡农们掀开罩在葡萄枝上的植物秸秆和薄土，像打开紧紧裹着的棉被抱起熟睡的婴儿，让休眠了一冬的葡萄树摆脱束缚，重新爬上架。接着，在葡农的照料下，葡萄架上开始长叶、挂果。

我眼前的这片葡萄园，和贺兰山

一家图片网站寄来一封电邮，电邮上的照片定格的是两株含苞待放的玉树。我凝视着那粉红与淡绿的神奇交融，心间涌过一阵欢愉。

两年前的某一天，我走路经过一处理公会教堂。带着点好奇，我走进了它的庭院。面前高耸着一座罗曼建筑风格的塔，四周很安静。我发现，塔下面花圃里的花在凋零之中，特别是两株玉树，本该丰厚油亮的肉叶皱巴巴地干成了薄片，毫无光泽，枝干也无力地往下弯曲。这高度耐旱的植物，眼看就快要不行了。不管是否为时已晚，我决定了，以后每次走路都带一瓶水过来浇那两棵玉树。从我家到那个教堂将近半英里路。当天，我找来一个大塑料瓶，放满水，装在一个结实的塑料袋里，就这么提着上路了。

走进教堂庭院，我把水慢慢地倒进花圃。底下咕嘟咕嘟地响，仿佛两株玉树苏醒的声音。我心里燃起了希望。

10天后我再见玉树，它们没有变得更蔫，这是好兆头。再过两个礼拜，我已经能觉察到它们久旱逢雨的生机恢复，我甚至能感受到它们的快乐和抖擞，还有它们对我的感恩。这种感觉化为无声的互动，我的心田有如被带甜味的风抚过一般。

那以后，只要回家，无论多忙，我都不会忘记浇玉树这件事。提着将近一加仑的水走将近半英里路，对我不轻松。我要不时更换手来拎，有时干脆就背在肩上。记得有两回，塑料袋中途破掉了。还有一次在路上碰到熟人，他好奇地问我走路为什么要拎着水，不是有什么讲究。我笑着说没讲究，我这是去给教堂的花浇水。他将信将疑地走开了。

两株玉树丰厚起来，一片片闪着绿色光泽的肉叶，宛如一枚枚翡翠。它们的腰杆直了起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临风玉树。

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别处，每两周才能给玉树浇一次水。本来，我只是想尽力让那玉树活着，并没有其他指望。南加州的太阳从4月起便开始吐焰，让我有点担心两株玉树能否经得住两周的曝晒，更何况此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南加州蔓延开来，这教堂内外基本上无人照看，我浇水更不能松懈。送水的路有一段没有林荫，空中的鸟儿总是叫唤着匆匆飞过。头上晒着，我心里却感到清凉，因为我就要给玉树送去及时雨。

两株玉树挺住了，挺过了夏季，挺进了仲秋。每次提着水走在路上，我都感到与它们有着某种神交，仿佛它们正翘首等待着我的到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发现两株玉树竟然绽出了一粒粒小玉珠般淡绿里透红的花苞。我愣了好一阵子，眼睛都湿了，想到自己的心力没有白费，也想到生命的顽强和渴望。我掏出手机，拍下了它们

## 隆重的早餐

叶浅韵

云南蒙自人吃早餐，豪华，隆重，迷人。一大碗鸡汤，冒着腾腾的热气，无数种小料，从嫩肉薄片到酥炸干肉，还有韭菜、豆芽、豆腐皮、茼蒿、小葱等，一枚鹌鹑蛋是必不可少的前景，再有一碟豌豆泥作为特殊调味品。盐、味精、花椒、胡椒、酱油、陈醋等一应俱全。先把各类肉片入汤，倒进那枚抢眼的鹌鹑蛋，放入各种小料，倒一碗米线。鲜香可口的过桥米线就成了，一边吹着热气，一边酣畅淋漓地享受这美味的早餐，仿佛世界上所有的早晨都在这里了。

吃过桥米线不能太急，一着急，就让你的舌尖和嘴巴跟着受累了。烫，是过桥米线的灵魂。一大碗米线需要慢慢悠悠吃完，只有吃完才能深刻领会有关过桥米线的动人故事。

相传，美丽的南湖上，有一个姓杨的秀才每天要穿过一座桥去湖心亭读书。杨秀才常常废寝忘食，他的娘子每天穿过桥给他送饭，有一次炖了一只老母鸡送去，待娘子去收拾碗筷时，秀才还没进食，娘子却意外发现，用老土罐炖的鸡汤依然温热。这个发现后来就演变成了过桥米线，高汤必然要用鸡汤炖制，盛放高汤的罐子也选用不能传热的器皿。经过历代厨师不断改良，云南过桥米线成了一道著名的小吃。

我尤其爱吃过桥米线，以前曲靖的老街上有一家，同学常常嘲笑我连汤都要喝完。于我而言，那必

## 玉树临风

虞谦（美国）

含苞待放的情景。那是我非常快活的一天。

五彩缤纷的季节，我的玉树没有缺席，花期延续了两个月。然而，不多久后，我发现那花圃被拆了，两株玉树孤零零地被放在了花盆里。花圃里有土，能保温，而花盆是漏底的，浇进去的水保不住。两棵植物的生存面临新的挑战。

我很难过，也无奈。值得庆幸的是，花圃里其他野花都被清空了，唯独这两株，大概那些做装修的人也看到它们的顽强，才把它们保留下来。我想象，这么久了，两株失去护理的玉树居然一直活着，还能开花，教会里的人一定觉得这是个奇迹。想到这里，我忍不住不禁。进一步想，因为我的恒心，诞生了个小小的奇迹。也许这奇迹能鼓励这个冷清的教会里的成员坚守一份信念。如果是这样，那我近一年的努力就太有价值了。这份努力值得继续。

终于有一天，我在教堂花圃边遇到了一个人，看样子是做院子杂活的。他见我提着一大瓶水进来，眼睛亮了一下，指着两棵玉树问我：“这就是你照顾的吧？”我点头默认。他“哦”了一声，说：“难怪，他们都说过花很漂亮。”“它们是很漂亮。”我说。

每两个星期一次，我提着一瓶水，走在通往那些教堂的路上。这是一条平凡的路，与花草树木为邻的路，随着四季变换颜色；但它在我脚下的延伸，却不平凡。



我眼前出现的这片2000多亩的葡萄园，地处海拔1190米左右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上。一个持续了三代人的绿化接力棒，从老袁到儿子袁辉、袁志再到袁辉的女儿袁园，被稳稳地传递着。4300亩采砂矿区上，栽种各类树木300余万株。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城市建筑业的快速发展，贺兰山下的冲积扇地带开始开采砂石。在宁夏运输公司上班的老袁放弃公职，带着袁辉、袁志两个儿子及雇来的几名工人，来到贺兰山滚钟口东侧的一片荒滩上开采砂石。20多年过去了，这片冲积扇地带留下了一片毫无生机的旱海，无数凹坑像失控的天外行星撞上了旱海，堆积的小山就是这旱海上一个个荒芜的小岛。

老袁知道自己的财富源自山下的这些砂石，他怀着一颗愧疚之心，给两个儿子作出安排：袁志接管矿产砂石，袁辉接管荒山荒地。袁志、袁辉开始给这片采坑坑洼洼的地方植绿，主要方式就是栽树和建葡萄园。

在这片高海拔的旱海上栽植300万株树，汗水流过挖坑者、运土者、栽植者、浇灌者、修剪者、摘果者的双颊，晶莹的汗水，滋润出一片绿